

陳白塵

雲 △ 夢 斷 憶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港台書室

L26 /
2003159

回憶與隨想文叢

雲夢斷憶

陳白塵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三年·香港



責任編輯 盛美娣
裝幀設計 黎錦榮
封面題字 鄭家鎮

書名 雲夢斷憶（回憶與隨想文叢）
作者 陳白塵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印刷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245 · 6

規格 三十一開 (184×114mm) 111〇面

©1983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陳白塵近影(攝於1982年南京)



陳白塵夫婦與聶華苓(右)在美國愛荷華留影(攝於1982年9月)



在雲夢澤幹校養鴨(攝於1972年)



勞動休息時(攝於1972年)

目錄

憶雲夢澤·····	一
憶房東·····	一五
憶茅舍·····	二八
憶「甲骨文」·····	四二
憶眸子·····	五五
憶鴨羣（上）·····	六七
憶鴨羣（下）·····	七九
憶探親·····	九二
後記·····	一〇六

憶雲夢澤

一九六九年末，我終於到達夢想已久的古雲夢澤邊那個「五七幹校」。這是當時北京文化藝術界人士「薈萃之所」，據說總數應達一萬人，實到的已有五七千人。單說作家，我就見到過馮雪峯、沈從文、張天翼、謝冰心、臧克家、樓適夷、嚴文井、李季、郭小川、孟超、韋君宜、侯金鏡、馮牧、張光年，以及李又然等等不下百人，中國作家協會和文化部門的頭頭腦腦，大概都去了。我雖是從南京被揪回北京的，在經過三年多大轟大嗡、神魂不安的日腳之後，能去農村享受恬靜的田園生活，真是心嚮往之的了。更何況那些先頭部隊去視察過的人們回來說，那兒是如何山清水秀，又是魚米之鄉，怎能不動心？至於說那兒蚊蟲多，地近沼澤等等，自然不在話下。蚊蟲叮人，總比惡語傷人要好受的多，何況還可用避蚊油當胃甲？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就翹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這種幹校主要是爲「革命羣衆」而設的，我類「黑幫」，只能附驥尾。就是說，在每批下去的名單的末尾，總要點綴幾個我類人物，以便在「革命羣衆」監督之下，接受再教育。天可憐見，在第一批名單中居然名「超」孫山，我當時頗似范進中

舉，歡欣若狂，雖然並未真個發瘋。可是接近出發時，又沒獲得通知，這一瓢冷水澆下來，還不是去得成、去不成的問題，而是意味着我這個「黑幫」「罪孽深重」，連接受再教育的資格都沒有！這是無形的宣判！我這略敢於平視他人的頭，只得又低下來。後來慢慢細想，冰心、天翼等人罪行是低於我的，還有和我處境相似的光年等人，也都被批准下去，這一比也就心安理得，在當日文聯那座頗爲空曠的大樓裏又「安居樂業」起來。我是能夠「知足長樂」的人。

當時在文聯大樓裏留守的，除了幾位專案組的同志以外，就剩下五七個和我不相上下的物了。——當然，也還是有分別的：邵荃麟同志等也屬專案組所管轄，但已沒有絲毫行動自由。他住在我的鄰室，除了早晚聽到他因胃病而發出的連續不斷的打嗝聲之外，幾乎不感覺到他的存在了。冰心和天翼又較我自由，冰心可以每天回家，天翼也可以回家，但那時他已無家可歸，只好屈尊和我們同住大樓。只有光年的地位和我幾乎相等：同屬一個專案組，同住一間房間，同有星期日放假的「自由」，但又同樣不許回家。於是二張和我便在每個星期日結成「三角同盟」，共同出遊半天。其日程多半是這樣：天翼先自由地走出大樓，在王府井大街上漫步相候；我和光年同去專案組請假洗澡，然後便作三人行了：洗澡也是真的，我們先去華清池洗個盆浴，約莫在上午十時許，去東風

市場逛逛舊書門市部，但每每無書可買；然後便是出遊的「主題」——進行會餐了。由於不願走遠，會餐的地點不外三家：東來順即民族飯莊、東風餐廳和帥府園的全聚德。自從東安市場改建爲東風市場以後，正如許多劇種都改唱京劇樣板戲一樣，原有的上海菜館、四川菜館、湖南菜館都被統一在東風餐廳的二樓上了。所幸當時這二樓餐廳的菜單中還保留有幾樣上海口味和四川口味的菜，但又不敢明白標出，只有內行人心領神會就是了。我們三個人都愛南方口味，所以去東風餐廳的次數獨多。它的燒鰱糊、紅燒頭尾、燒划水還是保持着原來「五芳齋」特色的。特別是頭尾與划水，北京人不知道它是什麼，它備貨不多，但我們每次都能嚐到。會餐也有分工的：天翼雖然愛吃，但他不會做也不會買，他的任務是佔領座位，雖然那時飯店並不太擠——幹部都去幹校了嘛！光年管買酒和拿杯筷。至於點菜、結賬等等，自然是非我莫屬了，因爲我到底是當過秘書長之類工作的。我們微醺之後，便賦歸去，大約都在下午三時以後了。這是我們在北京「牛棚」中最愉快時期：疾風暴雨式的批鬥，連篇累牘的檢討和應接不暇的外調都已過去了，每星期於讀書、看報之餘，還有此半日遊的「自由」，怎能不知足呢？有人把我們這類「牛鬼蛇神」的生活寫得完全陰森可怖，也算是犯了一「概念化」的毛病吧！

自然，好景不長，約莫三個月後，亦即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之交，突然一聲令

下，我們這個「三角同盟」被解體，——全都允許去幹校了。這當然是好事。但事出突然，而且兩天之後便啓行，不免手忙腳亂起來。於是置蚊帳，買膠靴、手電，理衣衫、書籍，釘木箱，打行李，整整忙了兩天。而跑遍全北京城，手電缺貨，只好買了隻自行車燈爲代用品。膠靴更無購處，便向南京家中求救。最後，還有一件大事，「一錢逼死英雄漢」嘛，下得鄉去，哪能不多帶幾文錢？專案組規定我每月只用二十五元，憑心而論，也不算少；可是訂報、買書、交黨費，在伙食費之外還有「三角同盟」費，實不夠用。所幸北京有幾位朋友處可以隨時借貸，於是便向一位電氣工程師打個電話，借了二百元，他的全家聞訊還在東華門大街一家小酒舖裏偷偷爲我錢行，又喝了兩盅。有了二百元，自然膽壯，便去百貨大樓買了兩罐雲南火腿，私藏箱底。因爲據傳聞，那個魚米之鄉，自從多了幾千吃客，魚蝦都不敢上網了！

在京廣車上，雖是坐的硬席，但爲我們幾位六十以上的老人買了三張硬席卧鋪，輪流去睡。比起六六年我被揪回京時情況，這真是「皇恩浩蕩」了！車上還有幸遇到老作家沈從文，他有心臟病，也被批准下來了。大概在六一年，在我所編的《人民文學》上發表過他一首舊體詩，當時頗得好評，但在六六年也成爲一條罪狀。我的罪狀太多，這不算一回事；看見他自然很高興，因爲他的夫人張兆和正在我們幹校，此去自可團圓了。

但他却笑瞇瞇地說，那不可能。因為雖是同一幹校，但所屬單位不同，還得做老牛郎。他那圓圓的臉上永遠是掛着微笑的，雖然那時他已體弱多病。後來聽說他被「照顧」到丹江口去了，雖逢七夕，和老織女也難相會了！

第二天，我們終於到達自己的幹校了。卡車上還有在北京留守的「革命羣衆」，所以先到的人們還是敲鑼打鼓，放鞭炮歡迎。我們這些「黑幫」是沾光了，但都很自覺，退居一邊以清界限。可是連、排、班長們還是用手車把我們的行李分送到各人住地。——當時校舍尚未動工，我們都分別住在當地老鄉家的餘屋裏。我的房東姓賈，這兒便叫賈家灣。這地方沒有大村落，每個水灣聚居三五戶至七八戶人家，因此我們這個連隊便只好分散在三四個居民點裏。而連部的食堂便設在賈家灣，吃飯、打水都很方便，看來我是被照顧的了。

我們這幹校的所在地被人們起了一個時髦的名字，叫「向陽湖」。但我並未看到湖，除了附近兩個大水塘。據一位有嗜古之癖的「革命羣衆」考證說，這兒一帶是古雲夢澤的一部份。在四周丘陵地帶中間有很大一片沼澤地，這沼澤地正證明它是雲夢澤的遺址。當年雲夢澤很廣闊，自然不僅限於這點地區，否則秦始皇不會從咸陽來旅遊，而漢高祖也不會託遊雲夢而借此擒拿韓信的。也許因為韓信是我的同鄉，我喜歡叫它雲夢澤。這

是否因爲聯想到自己也會在雲夢澤被擒呢？那倒沒有的，因爲我手裏無兵權，還不夠格。不過因爲並不喜歡那個新名稱而已。這地方，陰雨很多，其實是少見陽光的；況且在「史無前例」的日子到來之後，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更改姓名，以示「革命」的事例很多，想到他們，總覺得肉麻。比如有位女性，因爲父親不夠光彩而改從母姓，並且改名忠青，這就是以肉麻當効忠了；可是江青一倒，她只好連忙再次改名換姓，可惜已經遲了！因此，我覺得還是老老實實叫它雲夢澤的好。何況它既然無湖，而沼澤地却到處可見，這也算是忠實於歷史吧。

自然，如果遇到地理學家，定要循名責實起來，也是不妥的。如今這兒除了殘留着幾處荷塘——而且又被我們這羣「農業專家」給毀了——以外，實在想像不出它烟波萬頃如雲如夢的絲毫景象來。有的只是大片沼澤之中，間有幾塊「無名高地」和一條小河。到處荒草叢生，却無一株樹木。水禽是有的，野鴨和雁羣有時也暫時棲止，隔夜便又飛去。三年之中，我曾見到過一隻白鶴，但僅僅是一隻，而且也僅僅是那麼一次。飛禽呢，大概是無枝可棲，很少；有的是白頸烏鴉，又很討厭。另外，只有但聞其聲的雲雀，在高空裏自得其樂地歌唱，也並不多。至於走獸，除了放牧的水牛之外，很少見到什麼。即使是牛，如果離開牧童，深入沼澤地帶，它也「不能自拔」，每每陷死澤中。許多整

架的牛骨在沼澤地附近時有所見，足以爲證。……

就是在這樣不毛之地上，我們的幹校却企圖創造出一座「世外桃源」來。——另一種說法則是：讓我們這一羣文化人從此在這兒扎根落戶，徹底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永遠也不讓回到原有的文化崗位上去。這可是徹底「革」去「文化」的「命」了！這一說法也似有根據：其一，動員下來之前是特別強調扶老攜幼，全家下放的。其二，是當地農民爲我們編的順口溜。其詞曰：

「五七寶，五七寶，

穿的破，吃的好，手上戴着大手錶！

五七寶，五七寶，

種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

關於「五七寶」，得先做解釋。當地老百姓對孩子們的愛稱，都在其名字下加個「寶」字，如名永福，便叫永福寶。我們的幹校叫五七幹校，幹校的「革命羣衆」自稱「五七戰士」，但老百姓却毫不客氣，下自青少年，上至老頭子，一律稱爲「五七寶」。這是愛稱還是貶詞，待考。不過這末句「想回北京回不了」，確是道出天機了。當地縣委是會了解我們幹校上級意圖的，否則一般老百姓如何敢於下這諷刺性的結論呢？

關於「種的多，收的少」，也是實情。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不會種地或不按農時。老百姓還有三句話概括得好，他們說我們是：

「大雨大幹，

小雨小幹，

晴天不幹！」

「大雨大幹」者，因為我們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幹得越歡，才顯出革命精神。但有一天已經下雨了，正在收割麥子的人說：「收工吧，不能收割了。」但我們連長以無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爺鬥爭到底！」麥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爺不買賬，一連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麥子都爛掉了！「小雨小幹」，不用解釋。「晴天不幹」又是爲何呢？答曰：「要開會！」革命要講紀律，連部既定的計劃，該開會的日子就得開會！此所以「種的多，收的少」也！

憑心而論，我們幹校是有不少建設的。首先，圍湖開墾，就築了一條周圍十餘里的大壩，宛如一座土城，這是一鏟一鏟泥土堆築起來的。而大壩四周就便挖了條寬約二丈的壕溝，彷彿護城河。其次，修道路，搭橋樑，大壩裏四通八達了。再其次，半年以後，各個連隊都建築起一排排簡易磚瓦平房，而且還裝上電燈。最後，即使「收的少」，但

在大壩之內萬畝良田裏到底也收了不少糧食；而菜園種的蔬菜，豬欄裏肥豬和所飼的家禽，大致也接近自給了。至於這些成就花了多少錢，那是只算革命賬，不該算經濟賬的。我和侯金鏡同志等人都當過鴨倌，三人每月工資總數約四百元以上，加上飼料等等，則我們收穫的那些可愛的大鴨蛋的成本，大約要高出市價五倍以上了！但這筆賬誰敢算呢？——那等於是反對走「五七道路」！我們連裏有隻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邁大步」，是天天聽到的，可是每次聽到「邁大步」三個字，不知怎地，我總想起幼年時候在我那小縣城裏走街竄巷「賣大布」的山東人的叫賣聲。自然，這一聯想裏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識。儘管我每周都寫一份「思想匯報」，坦白說，這些思想是沒有寫進去的。

個人收穫更大。魯迅說阿Q是：割麥便割麥，撐船便撐船，舂米便舂米。並因而獲得「真能做」的讚語。像我這樣「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的知識分子，經過三年多的鍛煉，大致計算一下，從薅秧插秧，到種菜園，從做建築小工到篩沙運磚，從挖土澆水到拉車挑糞，從拾牛糞、揀麥穗到割麥割稻，一直到守夜和牧鴨羣，大大小小的工種學會二十多項，可說比阿Q更能做了。但我從未獲得半句稱許。因為我知道：身非「革命羣衆」，只有被監督勞動之份。但我還有個很重大的收穫，經過不斷勞動，原來每年都要犯一二次腰椎炎的，一犯病便得臥床半月，下去以後却基本上未犯，有一次似乎要犯